

和工人同志们谈写作

老舍著



工人出版社

2.3
05

和工人同志们谈写作

老 舍 著

工 人 出 版 社

1956年·北京

內容提要

本書經過增訂，包括兩部分：“和工人同志們談寫作”和“怎樣寫快板”。都是針對工人在寫作上的問題而寫的。“和工人同志們談寫作”提供一些最基本的寫作經驗。如：怎樣動筆寫，怎樣修改，怎樣運用口語，怎樣寫透一件事，怎樣安排材料和怎樣刻畫人物等問題。“怎樣寫快板”指出創作快板應該注意運用大白話，注意節拍，注意押韻等幾點。

和工人同志們談寫作

老舍著

*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黃城根胡同三十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九號

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數：26,000字 印張：1 6/16 印數：1—70,000（累計155,086）

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二版

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四次印刷

*

統一書號：T10007·10

定價：（5）0.11元

目 錄

和工人同志們談寫作·····	1
一、不怕，不慌·····	1
二、多改多念·····	3
三、怎样运用口語·····	6
四、寫透一件事·····	10
五、突出主題，安排材料·····	13
六、談人物的刻画·····	20
怎样寫快板·····	27

和工人同志們談寫作

一、不 怕，不 慌

先說“不怕”。有的人學習寫稿子，拿起筆來就害了怕。他以為寫稿子一向是文人的事，所以寫起來必須多轉文，多耍筆調；要是光寫大白話，一定教人家看不起。於是，他就皺起眉來，本來要寫“今天天氣很好”，却怕不夠味兒；想來想去，寫成了“滿心興奮的我，覺得今天天氣是偉大無比的”；反倒不像話了。

沉住了氣，不要怕，寫大白話就好。大白話是咱們嘴里的活語言呵！學習別人的作品是有好處的，但不要專從別人的文章里去搜集漂亮的字眼，硬來裝飾自己的文字。那樣，一不留神，反倒弄得詞不达意了。我們都會說話，就讓我們說自己的話吧。說得明白正確，比亂用一些修詞好的多；說得簡單有力，比說得囉蘇累贅好的多。簡單明確的文字是好文字，亂用修詞的文字不是好文字。不要怕自己掌握的詞彙少，寫出來的字句不文雅，就放下筆不寫。我們要自信能用自己的話，明白清楚地寫出文章來。真話，明白話，比什么都好。不必要的形容，不但不能教人笑，反而破壞了文字的簡單樸實。我們說，“我們熱愛偉大的祖國”，因為我們的确熱愛祖國，我們的祖國也的确是偉大。假若我們說“我們熱愛偉大的蘋果”，就不大對頭了。亂用字是

个毛病。我們的竅門是要憑我們自己的言語，寫出干干淨淨的好文章來。

現在說“不慌”。寫下來的大白話跟嘴里的大白話不能完全一樣。我們說話的時候，可以隨時地補充、改正、重復，所以雖然說得不完全聯貫、順當、干脆，可是也能對付着把事情說明白了。寫文章可沒有這樣的便利。寫下來的話必須順當、干脆、貫通一氣。因此，我們寫稿子千萬不要慌。我們必須要先好好地想一想。想一想要寫什麼，和怎樣寫。比如說，我們要寫一篇東西，報道在“五反”運動之後，工人們怎樣積極地搞生產。我們就不必多寫“五反”運動里的經過情形；那些情形已是人所共知的，不必再說一遍；我們主要地是報告今天怎麼搞生產。這樣，我們就可以三言兩語地介紹一下，像：“五反運動結束了，我們的廠里有了新氣象，”即可轉入正文，不拖泥帶水。

這樣決定好，我們還要想是借着一個積極分子的模範事蹟說明搞生產的熱情呢？還是把全廠所有的新氣象全說出來呢？我們必須先有個決定。有了決定，才能布置這篇報道的全局。要不然，就會東一句西一句地隨便扯，不能成為好文章。儘管我們要只寫二三千字，也須先寫出個提綱，安排好頭一段說什麼，第二段說什麼……。有了提綱，心里有了底，寫起來就能順理成章；先麻煩點，後來可省事。

按照提綱要寫第一段了，還是別慌。先要想想這一段都說什麼，把要說的都在心中盤算過，然後再動筆。練習寫稿子最容易犯的毛病，就是有了上句，沒有下句。那是因為想一句就寫一句，不曉得盤算全段兒。想起一句說一句不是好辦法，那很容易

寫得前言不搭后語，勉強湊成一篇文章也會是胡塗文章。

盤算好了一段，就按着我們自己的語言寫下來。我們首要的任務是把這一段話寫得清楚明白，既不東一句西一句那麼隨便扯，又不繞着彎子去找我們自己不完全了解的字眼。呵，我們要是能用自己的話寫出一段清順的文字來，那真够快活的！

二、多 改 多 念

文章必須修改，誰也不能一下子就寫成一大篇，又快又好。怎麼修改呢？我們應當先把不必要的話，不必要的字，狠狠地刪去，像農人鋤草那樣。不要心疼一句好句子，或一個漂亮字，假若那一句那一字在全段全句中並不起什麼好的作用。文章正像一個活東西，全體都勻稱調諧就美，孤零行的只有一處美，可是跟全體不調諧，就不美。比方說，一個人長得並不俊，服裝也不整齊，可是戴了一頂極漂亮的帽子，那能教他變成美人嗎？不能！文章也是這樣。“憤怒的葡萄”呵，“潺潺的流水”呵，單看起來也許不錯，要是放錯了地方就不中用；刪去它，別心疼！若是整段可有可無，整段就都可以刪去。文章必須簡練經濟，不要以多為勝。一句話說到家，比十句八句還更頂事。不着邊際的話一概要刪去。

這樣“鋤”一兩遍，看一看全篇已經都聯貫清楚了，再細細修改字句。首先，要把不現成的字，換上現成的字，把不近情理的字，換上近情理的字。比方說，我們的小貓在屋中撒了一泡尿，我們便寫“這使我異常憤怒”，便似乎不大近情理；不如說“我有点生氣”。一個愛潔淨的人是可能因小貓這個舉動生氣的，可不

見得就“異常憤怒”。反之，我們听到美帝國主義的飛機濫炸平壤，而只“生了一点氣”，並不“憤怒”，就不近情理。要打算教文章帶感情，能感動人，我們必須揣摩我們的話語近不近情理。

文章通體都順當了，我們須再加工，起碼教重要的句子有力量，帶感情。由心裡說出的真情實話必定有力量。文字的力量來自我們的思想與感情，不來自從字典辭源找來的字彙詞彙。我們的思想好，感情厚，我們就一定教普通的話變成很有力量的話。在我們和人爭辯的時候，我們不是也說普通話么？可是往往很帶感情。寫文章也夠這樣。我們要相信自己，確是能用大白話說得一針見血，我們就敢放膽地下筆了。我們寫稿子要有鬥爭地主、奸商，或貪污分子那樣的勇氣，一句話把對方說得低下頭去。我們會說這樣的話嗎？會！好，為什麼不把這樣的話放在文章裏呢？心裡的真話——有思想有感情的話——是文藝作品的話。

為多修改就須多念自己的文章。這裡所說的“念”是朗讀的意思。文字寫在了紙上，我們不容易知道它們的聲音好不好，音節好不好，用字現成不現成。非出着聲兒念不可。嘴裡念，耳朵聽，我們會立刻聽出文字的毛病來：有的句子太長了，應當改短；有的句子念着繞嘴，必是音節或字眼安排得不对勁，要設法調換修正；有的句子意思好，可是念起來不嘹亮，不干脆，聽着不起勁，這必是句子的結構還欠妥當，或某幾個字不大現成，應當再加工。一個好句子念起來嘴舒服，耳朵舒服，心裡也舒服。我們拉胡琴必須先定定弦。我們朗讀文章，正好像拉拉胡琴，試試弦，聲音不对就馬上調整。

念給自己听是个好办法，可还不如念給別人听。別人的耳朵有时候比咱自己的更可靠。特別是詩和話劇，一个字用的不好不对，听者馬上就会感到别扭。我們必須要求自己，寫出來的东西先能教別人听得明白，然后更進一步教別人听了挺过瘾。可千万别把自己的文章藏在口袋里，不敢念給朋友們听；也别怕朋友們听了提意見。說到归齐，文章是寫給別人看的听的呵！

我們还要多念別人的作品，这里的“念”是閱讀的意思。光自己寫，而不多念別人的作品，不容易進步。頂好是寫和讀並進；自己常常練習寫作，也不斷地閱讀好作品。自己老不寫，就不能充分得到閱讀作品的好处；光自己寫而不閱讀作品，就不能吸收經驗，丰富自己。作品是寫作經驗最具体的表現。我們从一篇作品里，可以看出作家怎样运用文字語言，怎样描寫風景，刻画人物，怎样布置全局，怎样安排各处的情節。这些，都是我們应当細心体会的。这样學習了一篇作品，我們就会明白：原來一篇好作品是一个藝術品，处处都是事前布置好了的，所以那么有層次，有發展，有起有落，有头有尾，不是隨便一寫，顧前不顧后，或这兒太多，那兒太少，一疙瘩一塊的。

怎么去寫一件事，應該由作者自己決定——怎么寫的最經濟，最有效果。这就是說，我們不必去摹仿別人。我們念別人的作品是为丰富自己的經驗，而不是为照貓画虎地去套別人的套子。这一点很要緊。比如說，念了別人的作品，我們看明白人家能用三言五語刻画出一个人物，好，我們便应当学这个方法，也設法去用三言五語描画出个人物，可不是人家的人物姓王，咱們自己的人物也得姓王，人家的人物愛唱戲，咱們自己的也得愛唱戲。

我們要从別人的作品中學來寫作的方法，而后运用这方法去自己創作，若是按着壺盧画瓢，人家怎么寫我也怎么寫就不对了。况且，即使一部好作品，其中也难免有薄弱的地方。有的作家很会刻画人物，而不会安排情節，有的很会描寫風景，而文字不大利落。在我們念作品的时候，須“睜开眼睛”，看到好处，也看到坏处，从而学那优点，不学那缺点。要不然，把別人的缺点都学來，就越学越坏了。

三、怎样运用口語

在第一段里，咱們說过，大白話是咱們嘴里的活言語。大白話就是口語。用口語寫出來的东西容易生动活潑，因为它是活言語。活言語必然念起來順口，听起來好懂，使人感到親切有味。

讓咱們还先从用字用詞上說起吧。

(一)要現成。作文章应当用現成的字和詞，在前面已經略略交代过。現在，不妨再說一說，因为这是个很重要的問題。您看，我时常遇到这样的事：某同志已在工厂或部隊生活过好几年，很想寫出他所熟習的生活，可是寫不出來，据他們自己說，是因为缺乏字彙詞彙。有的同志还給我來过信，問缺乏字彙詞彙怎么办。这使我很納悶。难道在工厂或部隊生活过好久，就不知道各种机器和各种武器的名称嗎？就不知道工厂里部隊里的日常用語嗎？“迫击砲”就是“迫击砲”，並沒有别的詞彙可以代替呵。“計件工資”就是“計件工資”，也沒有别的詞彙可以代替呵。再說，既在工厂或部隊里生活，每天都要劳动，办許多事情，难道不說話嗎？至少，大家也得跟別人一样，有吃喝起居等等事

情吧！那么，“吃飯”就是“吃飯”，难道因为作文章就須改为“進饌”么？

我看哪，这是犯了咱們在第一段說过的毛病，就是他們总以为一拿筆寫文章就得放下日常生活的言語，而另換上一套。这个想法不正确。您看，作家們不是时常下厂下部隊去學習工人和战士的語言嗎？假若工人和战士沒有丰富的言語，作家們干什么去向他們討教呢？毛病呵大概是在这兒——有的工人和战士有点輕看自己的語言。的确，一位工人或战士說不上來一位教授的話，可是工人或战士一时並不会去描寫一位教授的生活。况且，一位大学教授也並不对学生們說：“上課矣，尔輩其靜听予言！”同志們，文字越現成越有力量，不要考慮什么文雅不文雅。“小三兒把衣裳弄髒了”比“小三兒將衣裳玷污了”要有勁的多。“汗流如漿”远不及“汗珠兒掉在地上裂八瓣”那么生动深刻。躲着生活中現成的詞彙不用，而另換一套，是劳而無功的。

(二)要選擇。看了上边的一段話，我們就知道寫文章須用現成的字与詞。可是，这並不是說，凡是現成的字与詞都可以拍拍腦袋算一个。我們須細心地選擇一下，看哪个最合適。

比如說，“上学”和“入学”兩個詞本來是差不多的，可是它們並不完全一样，我們就不好隨便地用。“小三兒上学去”是說小三兒到學校去；“小三兒入了学”是說他考中了，入了學校。这样，一个“上”字和一个“入”字就不能乱用；一乱用，意思就不明确了。再比如說，“行”跟“走”本是一个意思，可是我們不說“我行到东安市場”；在这里，“走”字現成。赶到我們說“行軍”的时候，又必說“行”，不說“走”；“行軍”現成，“走軍”不像話。現成不

現成就是通大路不通大路，大家都那麼說就現成；只有我們自己那麼說就不現成，我們應當留點心。

再看，“作”“干”“搞”三个字不都是一样的么？可是，我們要先選擇一下，看看哪个最合適。在“他作事很認真”这一句里，“作”字最恰当。我們不能說“他干事很認真”，或“搞事很認真”。在“你要好好地干”里，“干”就比“作”和“搞”都更有勁。“他把事情搞垮了”，“搞”又比“作”和“干”都更恰当。

这么一看，我們就可以看明白：那些發愁字彙詞彙不够用的同志們也許並不缺乏字彙詞彙，而是不会選擇与調动自己知道的字眼兒。用現成的字眼兒作文章，必須注意怎么選擇，怎么調动。这就是說，我們須給我們平时用的語言加点工。平时，我們用錯一兩個字，也許沒有太大的关系，寫文章可不許用錯一个字。用錯一个字，話就不明确，成了胡塗文章。我們學習寫作，先別光發愁字眼兒不够用，到处去找什么“潺潺”呵，“熊熊”呵，“漣漪”呵，有了这些半死不活的詞彙並不能教咱們寫出好文章；沒有它們，我們还是能寫出好文章來。最要緊的是把咱們知道的字眼都用得恰当合適。作文所以是費腦筋的事，就在这里——寫在紙上的字要个个明确，个个合適，我們要想了再想，不許馬馬虎虎。为了“作”“干”“搞”这类人人知道的字也要用腦筋細想細选。这就叫作“推敲”。有一个古人作了一句詩：“僧推月下門。”后來一想，“推”字不如“敲”字好，因为“推”字的动作太“瘟”，不如“敲”字的动作既有动作，又能出声兒。您看，同是現成的字，有响声的就比啞叭字好得多。当然，推門也可能出声兒，可是推門的声兒不像敲門的声那麼响亮，那麼好听。我們作文

或作詩，也得下些“推敲”的工夫。想了再想，一点也不隨便。這是我們必須下的一番工夫。不下這番工夫，而只想大筆一揮就能寫出一篇好文章，沒有那回事。我們作文既不要先害怕，也別着急。作什麼也是一樣，都是功到自然成。

(三)新字新詞。照着前邊所說的，我們是不是應當吸收新的詞彙呢？一定要吸收。“抗美援朝”，“愛國衛生運動”，都是幾年前所沒有的，而現在已成為盡人皆知的，我們怎能不用呢。它們已經成為大家口頭上的，而且沒有別的詞彙可以代替它們，它們也就都現成。

可是要當心，要用一個新的詞彙，必須先十分明白了它，千萬別似懂不懂就亂用。“檢查”是“檢查”，“檢討”是“檢討”，不能隨便將就。自己不明白一個字一個詞，就趕緊去向別人討教，千萬別不懂假充懂，那最誤事！

說到這兒，我又想起那些發愁詞彙缺乏的同志們。我看哪，他們心中也許有許多詞彙，可是一到用的時候就抓了瞎，到底這個詞怎麼講呢？不用它吧，不行；用吧，心裡沒底！所以他們發了愁。假若他們平日有“不明白就問”的習慣，他們一定用不着這樣發愁。把平日口頭上說的詞彙都重新檢查一下，看看到底真明白了多少，也許是個好辦法。不明白的趕緊去問。我們要運用口語，就不能不用口頭上的新名詞，要厭它們就須先明白它們。不這麼辦，我們不易豐富自己的語言。

以上是由用字用詞上講怎麼運用口語。以下另說兩件事：

(一)應否用土話。口語里有許多土話；土話在一個地方現成，在另一個地方就不現成，或甚至完全不懂，所以我們用土話

的時候得考慮一下。我們頂好用普通話寫文章，少用或不用土話。我們全國都正在進行推廣普通話的運動，所以我們寫文章也該用普通話。這是我們的一個政治任務。不會說普通話怎辦呢？只有一個辦法——學。

(二)造句。從造句上說，我們也要遵照口語的句法。一般的說，中國話在口頭上是簡單干脆的，不多用老長老長的句子。我們往往愛犯造長句的毛病，不但念起來不自然，不悅耳，不易懂，而且有把自己也繞胡塗了的危險——自己已繞胡塗，讀者就更胡塗了。按照我的經驗，我总是先把一句話的意思想全，要是按照這意思去造句呢，我也許需要一句很長很長的話；於是，我就用口語的句法重新去想，看看用口頭上的話能不能說出那點意思，和口頭上的話怎樣說出那點意思。我往往把一個長句子分成好幾個短句來說，既能把意思說明白，而且說得很自然，挺帶勁，不拖泥帶水。用這個方法造句，寫出來的一篇東西雖不能完全是口語，可是大致都能接近口語了。思想儘管深，能用普通的句法說出來，思想就變成誰都能明白的事兒了。

四、寫透一件事

關於這一項，分三段來說吧：

(一)寫自己真知道的事，不寫自己不十分知道的事。一個學生不寫學生的生活，而在報紙上找些婚姻法宣傳資料去寫，一定寫不出什麼名堂來。寫東西非有生活不可。不管文字多麼好，技巧多麼高，也寫不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。我們是工人，就寫工人的生活。

这样，寫作範圍不就太小了么？只要寫得深刻，範圍小点没有什么关系。一位偉大的作家的确能够寫出許多不同的人物，好多不同的事情，可是咱們現在的目的是先寫好一件事，还不能希望馬上成为偉大的作家。咱們今天若能好好地寫出一篇反映真实的报道，誠誠實實地宣傳咱們厂里新找到的竅門，从而傳布到全國，推行到全國，咱們的功劳可就真不小！咱們若能就着咱們所知道的一件事，寫成个独幕剧，使全厂的或几个厂子的同志們看了戲，都受到感动，增加了生產，咱們也就立了功。不怕寫的少，就怕寫不好。寫出十几句話的一首好歌子，風行全國，到处起很大的鼓舞作用，功劳也不小呵！

(二)抱定一个題目寫，不要一会儿一換。初学寫作的人往往有这个困难：很高兴地看中了一件事，打算用它寫成一篇小說或戲劇。可是，及至一動筆，才寫了几句就寫不下去了！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这有許多不同的原因，其中最常遇見的一个是我們只看見了事情的表面，而沒有看見它的根兒，所以寫了几句就擱下筆，怪扫兴的。我們不应当这么容易动摇，而应当深入地去挖那件事的根兒，养成我們对事事物物要刨根問底的習慣。我們的責任就是遇見事必去刨根問底。假如我們老滿足於事情的表面，看見一件熱鬧的事，不求甚解，動筆就寫，寫不出就扫兴，一來二去我們就丟了信心，不想再拿筆了。反之，我們若是抱定刨根問底的态度，我們就会慢慢地体会出來，不管事情多么熱鬧或多么簡單，不过都是表面的現象。赶到咱們挖到事情的根兒上，熱鬧的事也許原來很簡單，簡單的事兒也許並不那么簡單。事情的根兒就是問題所在。

找到問題，咱們心里可就透亮多了。呵，原來这件熱鬧的事並沒有什麼了不起，問題很簡單哪；原來那件簡單的事倒並不应当輕視，問題不小呵。這樣，咱們就不再被表面的現象迷惑住，也就容易判斷出哪個值得寫和哪個值不得寫，不再冒冒失失地不管三七二十一拿筆就寫，也就減少了因寫不出而掃興灰心的毛病。

一旦找到問題就死不放手，加勁兒挖掘它的根兒，越挖越深，咱們也就越有的寫了。呵，昨天老張鬧脾氣，原來不是因為肝火盛，而是他有個思想問題。什麼思想問題呢？他呀不明白“計件工資”的好處。哪一點他不明白呢？他呀不明白工人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。您看，當作一個問題看，咱們就能由老張個人鬧脾氣看到國家利益上去，這不就有好多話可說了么？抱住這個題目挖吧，別放手！

還有，看到了問題就得解決問題。這麼一來呀，咱們的文章可就有頭有尾，是個整的了。要是只形容了老張鬧脾氣，當然沒有多大意思。光加上兩位弟兄拉着他去吃一頓餃子，老張才有了笑容，問題也還沒有解決。我們得想出解決問題的方法，這可就熱鬧了。光勸說還不行呀，得一面說服，還一面教他看到積極分子的實際行動呵。老張的為人雖然怪好的，可是個性很強呵，這就得用種種方法感動他，教他心服口服地打通了思想。要是能四面八方便勁，具體地寫出老張怎麼改變了態度，變成熱烈擁護計件工資制度的，這篇作品必能發生很大很好的影響。我們看問題，挖問題，而後解決問題，我們就能寫出相當好的作品來。不抱住一個問題挖到底，而隨便今天試試這個，明天試試那個，

必至一無所成。

(三)能抓住問題就不至於千篇一律了。一個問題怎么來的和怎么解決的，必與別的問題的來龍去脈不同。同一樣的問題又因為人物的性格不同，工地不同，時間不同，而有特點。我們要細心地看，看問題，看人物，看地點，看時間，把有關的事物都看了，自然會寫出一篇與眾不同的東西來。

工人同志們一寫到解放後的生活提高，往往就描寫家里吃餃子。不錯，吃餃子的好現象；可是，千篇一律都說包餃子就不新鮮了。難道不許吃炸醬面么？再說，真要是看出問題，不提包餃子也不要緊。要寫透一件事必須鑽到事情里边去，可千萬別不管是寫什麼問題老先預備下一個套子——老拿包餃子開始！鑽到問題里面去就必定有話可說，用不着套套子。

也許有的工人同志要問：我們能那麼細心，鑽到問題里面去嗎？我說：能！一定！您是工人，您能掌握那麼複雜的機器，能找竅門，能發明創造，怎么就不会鑽到一個問題里边去，寫透一件事呢？您多半是有点害怕，以為沒有現成的套子，就怕寫出的東西不像樣子。您不必胆小，那些套子不是給您預備的，只要您肯用心，肯下工夫，您會創作！

五、突出主題，安排材料

突出主題與安排材料，這兩件事是分不開的。干什么要安排材料？就為的是突出主題。

不管是寫什麼，小說也好，戲劇也好，咱們得先打定主意——要表現什麼一個道理。